



大地情思

邹德斌

细雨如诉

耳麦拉近了声音,也拉近了历史,此刻,置身桐梓县娄山关脚下的少共国际师陈列馆,嘈杂中的听觉更显清晰。几步开外,女孩的倾诉就在耳畔,且仿佛只对你一个人耳语。

她不是以这座陈列馆讲解员的身份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任务,她没有戴着声音的面具,没有职业化的照本宣科跟机械重复,而是一位倾诉者——是的,她宛如那段历史的见证人、亲历者,面对面地,向你一个人倾诉那段过往。

耳麦里没有技巧,只有情感。

每一个声音都有自己的表情,那是思想与情感的外化,近在耳畔,又遥远如整整九十年前……

九十年,那可是四代生命的延续,足以开枝散叶成一个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庞大家族。

女孩叫付丽姣,一个蜜糖罐里宠着惯着的名字和人生。

静水流深。平静的倾诉蕴含着深沉的波澜。23岁的声音,却有着青葱的沧桑,只因与那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队伍一道,跋涉在拿口、团村、邱家隘、将军殿、万九岭、大寨脑、驿前、石城……这长征途中每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名都经历了一场恶战,都是铁与血的飞溅,是呛人的硝烟撕裂的呐喊,是冒着枪林弹雨猎猎的旗,是呼啸的炮火隆隆地回响。倒下的青葱定格为无名的先烈,没有倒下的孩子被鲜血洗礼成钢铁。

日复一日,重复着同样的故事,但因倾情,而不曾单调枯燥。何以倾情,因为同龄,九十年前的同龄人,九十年前的兄弟姐妹。正是这同龄连通的情感,才有了骨肉相连般的同气连枝,于是动情处,偌大的少共国际师陈列馆内阒无声息,只有哽咽,和着心脏在耳麦里的怦然跳动。

是的,哪怕相隔九十年汗漫时空,同龄的生命同样有着人同此心的情感共振,这感同身受的倾诉才让人如临其境。

穿越九十年风风雨雨,眼前,单薄甚至消瘦的女孩,总让人想到当年苦雨寒风中那些正该被娇着宠着的孩子,都是千金不换的生命和生命中最为美好的年华。九十年物换星移又是这般深刻鲜明,时间告诫青春早已远逝的来人,勿忘历史,珍惜当下;时间也告诉所有的倾听者,活着真好,和平万岁!

如巨澜洪流中的一叶,个体的命运何其渺小卑微,总为时代的大潮裹挟而去,直至拍碎、淹没、消散。但总有那些义勇者,不甘为这裹挟拍碎而逆流奋起,而振臂高呼,誓要扼住惊涛,改写命运,哪怕付出宝贵的青春和生命。

除了同龄的青春,如果还有什么理由让女孩倾情于这讲述,那便是这土地给予的精神滋养。

生在娄山北麓,祖祖辈辈都在黔北这片土地上过活,那么当年,古老的村落古老的山道边,她的某位祖上应该就在家门口听到过那首歌了,那首《出征歌》,一直响亮在铿锵的步伐里,回响在冲锋的号角里,回荡在四代赓续的血液里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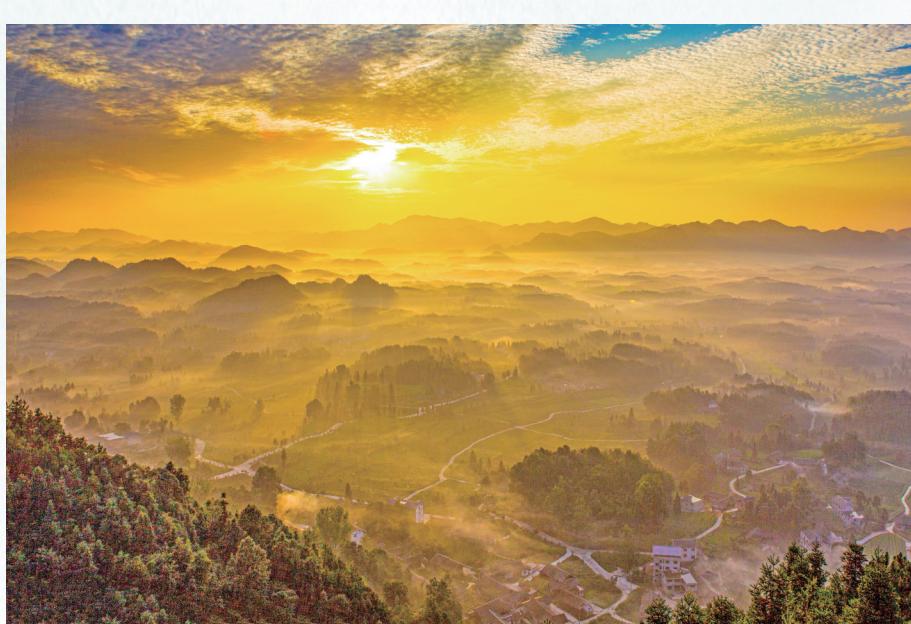
高举着少共国际光辉的旗帜
坚决的,果敢的,武装上前线
做一个英勇无敌的红色战士
最后一滴血为着新中国

.....

532天,那支名为少共国际师的年轻的队伍献出了5000多个年轻的生命,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,融入更为壮阔的队伍里,去肩负起新的使命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,那么九十年后的倾诉,便是女孩的使命,那么每一次的倾诉,都是一次出征,而陈列馆便是战场、阵地和哨位。敌人吗?应该且只能是一位倾诉者对于历史的生命体悟。

青春因短暂而珍贵,因血与火、生与死的锻淬而纯粹而熠熠。青春的倾诉和倾诉的青春一直在这些土地上延续,如室外2025年的初冬这场一直淅沥的冷雨,天地间都是它细如耳语的倾诉。

愿这倾诉穿越未来九十年的风雨,抵达另一双倾听,并一程程为它接力。



风华遵义

卢祖文 诗配图

凤冈仙境

(摄于凤冈田坝)

茫茫原野纳新翠
雾绕仙山沐晓晖
晴日金辉铺阆苑
茶香四溢韵如弦

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冬至时节,读到此句,那来自故乡石板镇、凝结着最深冬意与最暖盼念的气息便漫上心头——那寒意封存着过往,而那地气深处,已悄然萌动着温暖的气息。

三十年前,我在镇政府的青砖小楼里度过整整两个秋冬。那时年轻,满心都是要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的热望。记得最清楚的,是替赵医生维持就诊秩序——七里八乡的乡亲慕名而来,挤满了院子。我站在诊室门口,看着他们渴盼的眼神,那份朴素的信赖,多年后依然这是我与这片土地最深的情感纽带。

更多的时候,是跟着老同志走村串户,动员乡亲们发展烤烟。在晒坝上开群众会,夜色中电灯明亮,我们一遍遍算着收成账;上门做工作时,坐在农家堂屋里,喝着苦丁茶,细说种植烤烟的好处。到了丰收时节,在镇里的大会上,我为种烟能手们递上奖品——电视机、洗衣机、电风扇这些当时稀罕的物件。当乡亲们捧着这些沉甸甸的奖励,脸上的兴奋至今还在我记忆里发着光。那些岁月,我们见证着电能照亮每一个角落,也盼着好政策能照亮每一个家庭。

每日黄昏忙完,我总爱在石板街上走走。脚底是数代人磨得温润的青石板,两旁是咿呀作响的木门板老铺。而空气中,永远飘着那股勾人魂魄的香气——从敖家羊肉馆里逸出的,用黔北山羊佐以整颗大蒜、陈年豆瓣,在铁锅里从早到晚熬煮的老汤滋味。对于我们这些异乡游子,这味道不只是美味,更是一道回乡的仪式。尤其在冬至这天,镇上家家户户都信守着“冬至吃羊肉,暖和一整冬”的古话。羊肉馆里热气蒸腾,人声与锅沸声交织,那浓香仿佛有了实体,缠绕着街巷,召唤着每一个归人。唯有让那滚烫的汤汁与酥烂的羊肉落胃,让那份暖意从舌尖抵达心底,才算真正接上地气,回到了家。

若说石板街是古镇温热的脉搏,那么水泊渡便是它沉静的灵魂。我亲眼见证这片水域从无到有——见证推土机轰鸣,见证堤坝筑起,见证清波如何漫过旧日的田埂山丘,为黔北的山川重塑血脉,将碧水引入千家万户……从蓝图到烟波浩渺,它改变的不仅是地理,更是一代人的命运与记忆。我们那沉入水底的青春,是否也成了这片水域最深的底蕴?

我的根更深地扎在天旺。石板镇境内那片宽阔的坝子,坐落着我百年血脉的老屋。那座三合院的青瓦叠叠,如鱼鳞般铺展。瓦楞间偶有枯草,在冬日寒风里微微颤动。院墙外,四季的农事已歇,田野坦荡,等待着新一轮循环。冬至前后,若是遇上阴雨,天色便终日灰蒙蒙的,寒气能渗进骨缝;若得放晴,便有稀薄而珍贵的阳光,斜斜地照在青瓦和老墙上,光影分明,宁静而庄重。这是一年中白昼最短、黑夜最长的一天,仿佛时光也在此刻凝神,为积蓄来年的生长之力。

只是岁月的对弈终有终局。

父亲回到天旺的黄土青山,像棋盘上最后一枚落定的棋子,沉稳、安详。母亲随我们进城后,老屋便彻底静了下来。堂屋方桌上,那副父亲摩挲了一辈子的象棋还原样摆着,只是再没有了他落子时清脆的声响,只剩下“车”沉默地守在楚河汉界,仿佛固守着一个永不撤回的承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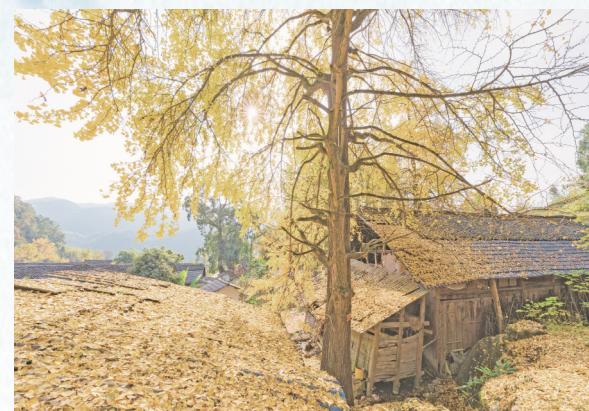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冬至,天旺的老屋第一次空了炉火,凉了茶汤。我忽然懂得,故乡之于游子,或许正是在所爱之人相继转身身后,你必须独自面对的那盘残局——所有的回忆都是散落的棋子,每一步回味都带着清寂的回音。

这个冬至,我定要再回去。独自站在老屋前,看冬日寂寥的阳光漫过院坝;去水泊渡的长堤走走,看寒水如镜,倒映着岁末洁净的天空。然后,最要紧的,便是踏着暮色,循着那缕在冬至夜里最为浓郁、也最为执着的香气,走进敖家羊肉馆,在喧腾暖意中寻一个角落,郑重地点上一锅红汤翻滚的羊肉火锅。

当炖得入口即化的羊肉混着汹涌的乡愁一同下肚,当氤氲的热气彻底模糊了窗外的寒夜,我大约便能从那蒸腾不息的白雾里,清晰地听见父亲下棋时那笃定的声响,看见母亲在灶台前被火光映暖的背影——最终找回那个三十年前在此安身立命、学着人生第一课“进退”的、年轻的自己。

原来,这次冬至的归来,便是与故乡和过往最深切的和解与团圆。它被水库的激流波光安然收藏,被冬至这晚的羊肉暖锅永恒定义,被棋局上的方寸天地从容安放,更被此时节令分明的阴阳交割,准时地、分毫不差地,烙印在生命的节气表上。

“冬至大如年,人间小团圆。”散在天南地北的乡友们,愿你们在这个冬至,无论身处何方,也都能被一团热气、一口乡味所慰藉,与记忆里的故乡,温暖重逢。



故乡银杏

李旭义 摄(遵义图库发)

乡土黔北

张光仕